

新 语

【汉】陆 贾 撰 庄大钧 校点

新 书

【汉】贾 谊 撰 刘晓东 校点

扬 子 法 言

【汉】扬 雄 撰 黄寿成 校点

新
世
纪
万
有
文
库



辽
宁
教
育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语/(汉)陆贾撰;庄大钧校点.—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
1998.1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本书与新书/(汉)贾谊撰等2部合订

ISBN 7-5382-5102-2

I. 新… II. 陆… III. 政书-中国-西汉时代 IV. D69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51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
总 发 行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杨 力 赵中男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林 林
责 任 校 对	刘 璞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75
字 数	134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6 300 册
定 价	6.00 元

新 语

[汉]陆 贾 撰

庄大钧 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新语》，西汉陆贾著。陆贾，楚人，为刘邦客，从刘邦打天下，有辩才，常使诸侯。汉高帝十一年，陆贾奉高帝刘邦命使南越，说服南越王赵佗，使之附汉称臣，归拜太中大夫。汉惠帝时，高后用事，陆贾病免家居。高后时，右丞相陈平用陆贾之策，深结太尉周勃，以挫吕安刘。后诛诸吕，立文帝，陆贾起了不小作用。汉文帝元年，陆贾再次以太中大夫职使南越，令赵佗谢称帝犯汉之罪，长奉贡职。后以寿终。其所著《楚汉春秋》佚，有辑本；《新语》十二篇流传至今，有残缺；赋三篇早亡。

《新语》作于汉高帝十一年。陆贾任太中大夫后，时常向高帝称说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并劝高帝重文治、行仁义、法先圣，高帝遂令其作书言秦失天下而汉得之之故及古时成败诸国事，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，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皆称好，左右呼万岁以庆贺，号其书为《新语》。

《新语》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以下政治主张：一、学经书，行仁义，遵圣人之道，见《道基》、《怀虑》、《本行》、《思务》。二、法后王，于道术务求合于实用，不泥于古，不拘一家，见《术事》。三、明辨忠佞，任官得人，求贤用贤，黜远佞人，见《辅政》、《辨惑》、《资质》。四、无为而治，效法天道，顺应自然，见《无为》、《道基》。五、敬小慎微，以儒家道德束身自好，反对避世求仙，见《慎微》。六、薄刑罚，省民力，重德赏，以得民心，见《至德》。七、为政专一，政出于一，见《怀虑》。八、贵德贱财，重义轻利，见《怀虑》、《本行》。此外，还阐述了天人感应思想，言政事感天，祥瑞灾异因政而至，见《明诚》。主张持柔、迟重，言柔儒者制刚强，见《辅政》。陆贾是荀子派儒者，尤长于《穀梁》学，他的《新语》极力推崇儒家经艺，综

合儒、道，兼采墨、法，而以儒学为主，开西汉黄老思潮及经学理论之先。

《新语》的文学特色主要是：行文从容、整齐而气盛有力，富有节奏，多俚词韵语，多铺陈、夸饰、比喻笔法和形象描写以及构思精巧、表现细腻的段落，既对先秦诸子文风有所继承，又对其后汉赋创作风格有所启发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著录《陆贾》二十三篇，《新语》十二篇即在其中。南朝梁阮孝绪《七录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及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著录《新语》二卷。宋黄震《黄氏日钞》卷五十六所述《新语》篇目及各篇大旨俱与今本相合，殆即自隋以来所传者。明弘治间，桐乡令李廷梧刻此书于任所，其刻为现存《新语》版本之最早者。今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李刻本为底本，校以《子汇》本及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、《两京遗编》本，参考唐晏《新语注释》（简称“唐注本”）、今人王利器《新语校注》（简称“王注本”），采择杂纂、类书所引及古选本文字，加以整理。另从《文选》李善注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论衡》、《西京杂记》中辑出佚文七则，附于正文之后。

本书由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庄大钧校点整理，并撰写本书说明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卷上 / 1

道基第一 / 1

术事第二 / 3

辅政第三 / 4

无为第四 / 5

辨惑第五 / 6

慎微第六 / 8

卷下 / 10

资质第七 / 10

校勘记 / 20

至德第八 / 11

怀虑第九 / 12

本行第十 / 14

明诚第十一 / 15

思务第十二 / 16

附录 / 18

佚文 / 18

卷上

道基第一

传曰：“天生万物，以地养之，圣人成之，功德参合，而道术生焉。”故曰：张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时，调阴阳，布气治性，次置五行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阳生雷电，阴成雪霜，养育群生，一茂一亡。润之以风雨，曝之以日光，温之以节气，降之以殒霜，位之以众星，制之以斗衡，苞之以六合，罗之以纪纲，改之以灾变，告之以禎祥，动之以生杀，悟之以文章。故在天者可见，在地者可量，在物者可纪，在人者可相。故地封五岳，画四渎，规湾泽，通水泉，树物养类，苞殖万根，暴形养精，以立群生，不违天时，不夺物性，不藏其情，不匿其诈。故知天者仰观天文，知地者俯察地理。跛行喘息蛸飞蠕动之类，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，为宁其心而安其性，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。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图画乾坤，以定人道，民始开悟，知有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、夫妇之道、长幼之序。于是百官立，王道乃生。民人食肉饮血，衣皮毛，至于神农，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，乃求可食之物，尝百草之实，察酸苦之味，教民食五谷。天下人民野居穴处，未有室屋，则与禽兽同域，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，筑作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避风雨。民知室居食谷，而未知功力，于是后稷乃列封疆，画畔界，以分土地之所宜；辟土殖谷，以用养民；种桑麻，致丝枲，以蔽形体。当斯之时，四渎未通，洪水为害，禹乃决江疏河，

通之四渎，致之于海，大小相引，高下相受，百川顺流，各归其所，然后人民得去高险，处平土。川谷交错，风化未通，九州绝隔，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，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，因直为辕，驾马服牛，浮舟杖楫，以代人力。铄金镂木，分苞烧殖，以备器械，于是民知轻重，好利恶难，避劳就逸，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，悬赏设罚，异是非，明好恶，检奸邪，消佚乱。民知畏法，而无礼义，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，以正上下之仪，明父子之礼、君臣之义，使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弃贪鄙之心，兴清洁之行。礼义独行^①，纲纪不立，后世衰废，于是后圣乃定五经，明六艺，承天统地，穷事察微^②，原情立本，以绪人伦；宗诸天地，纂修篇章^③，垂诸来世，被诸鸟兽，以匡衰乱；天人合策，原道悉备，智者达其心，百工穷其巧，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，设钟鼓歌舞之乐，以节奢侈，正风俗，通文雅。后世淫邪，增之以郑、卫之音，民弃本趋末，伎巧横出，用意各殊，则加雕文刻镂，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，以穷耳目之好，极工匠之巧。夫驴、骡、骆驼、犀、象、珊瑚、琥珀、珊瑚、翠羽、珠玉，山生水藏，择地而居，洁清明朗，润泽而濡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，天气所生，神灵所治，幽闲清静，与神浮沉，莫不效力为用^④，尽情为器。故曰：圣人成之。所以能统物通变，治情性，显仁义也。夫人者，宽博浩大，恢廓密微，附远宁近，怀来万邦。故圣人怀仁仗义，分明纤微，忖度天地，危而不倾，佚而不乱者，仁义之所治也。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，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。故仁无隐而不著，无幽而不彰者。虞舜蒸蒸于父母，光耀于天地；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，功美垂于万代；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，累世享千乘之爵；知伯仗威任力，兼三晋而亡。是以君子握道而治，据德而行^⑤，席仁而坐，杖义而强，虚无寂寞，通动无量。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，以圆制规，以矩立方，圣人王世，贤者建功。汤举伊尹，周任吕望，行合天地，德配阴阳，承天诛恶，剋暴除殃，将气养物，明□设光，耳听八极，目睹四方，忠

进谗退，直立邪亡，道行奸止，不得两张，□□本理^⑥，杜渐消萌。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，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。故圣人防乱以经艺，工正曲以准绳。德盛者威广，力盛者骄众。齐桓公尚德以霸，秦二世尚刑而亡。故虐行则怨积，德布则功兴，百姓以德附，骨肉以仁亲，夫妇以义合，朋友以义信，君臣以义序，百官以义承。曾、闵以仁成大孝，伯姬以义建至贞，守国者以仁坚固，佐君者以义不倾。君以仁治，臣以义平，乡党以仁恂恂，朝廷以义便便，美女以贞显其行，烈士以义彰其名，阳气以仁生，阴节以义降。《鹿鸣》以仁求其群，《关雎》以义鸣其雄，《春秋》以仁义贬绝，《诗》以仁义存亡，《乾》、《坤》以仁和合，八卦以义相承，《书》以仁叙九族，君臣以义制忠，礼以仁尽节，乐以礼升降。仁者道之纪，义者圣之学。学之者明，失之者昏，背之者亡。陈力就列，以义建功，师旅行阵，德仁为固，仗义而强。调气养性，仁者寿长；美才次德，义者行方。君子以义相褒，小人以利相欺，愚者以力相乱，贤者以义相治。《穀梁传》曰：“仁者以治亲，义者以利尊。万世不乱，仁义之所治也。”

术事第二

善言古者合之于今，能术远者考之于近。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，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，则德可以配日月，行可以合神灵。登高及远，达幽洞冥，听之无声，视之无形，世人莫睹其兆，莫知其情。校修五经之本末、道德之真伪，既□其意而不见其人。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，以今之作者为轻，淡于所见，甘于所闻，惑于外貌，失于中情。圣人贵宽，而世人贱众，五谷养性，而弃之于地，珠玉无用，而宝之于身。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^①，故舜弃黄金于崑崙之山，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，将以杜淫邪之欲，绝琦玮之情。道近不必出于久远，取其至

要而有成。《春秋》上不及五帝，下不至三王，述齐桓、晋文之小善，鲁之十二公，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，何必于三王？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。立事者不离道德，调弦者不失宫商，天道调四时，人道治五常。周公与尧、舜合符瑞，二世与桀、纣同祸殃。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出于西羌，世殊而地绝，法合而度同。故圣贤与道合，愚者与祸同，怀德者应以福，挟恶者报以凶，德薄者位危，去道者身亡，万世不易法，古今同纪纲。故良马非独骐驎，利剑非唯干将，美女非独西施，忠臣非独吕望。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，有剑而无砥砺之功，有女而无芳泽之饰，有士而不遭文王，道术蓄积而不舒，美玉韞椟而深藏。故怀道者须世，抱朴者待工，道为智者设^②，马为御者良，贤为圣者用，辩为智者通，书为晓者传，事为见者明。故制事者因其则，服药者因其良，书不必起仲尼之门，药不必出扁鹊之方，合之者善，可以为法，因世而权行。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，纤微浩大，下学上达。事以类相从，声以音相应，道唱而德和，仁立而义兴。王者行之于朝，匹夫行之于田，治末者调其本，端影者正其形，养其根者则枝叶茂，志气调者即道冲。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，治影者不可忘其容，上明而下清，君圣而臣忠。或图远而失近，或道塞而路穷，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于萧墙之内。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，谋事者不可不尽忠。故形立则德散，佞用则忠亡。《诗》云：“式讹尔心，以蕃万邦。”言一心化天下而□□国治，此之谓也。

辅政第三

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，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。自处不安则坠，任杖不固则仆。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，乘危履倾则以贤圣为杖，故高而不坠，危而不仆。昔者^①，尧以仁义为巢，舜以禹、稷、契为杖，故高而益安，动而益固，处宴安之

台，承克让之涂^②，德配天地，光被四表，功垂于无穷，名传于不朽，盖自处得其巢，任杖得其材也。秦以刑罚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，以赵高、李斯为杖，故有倾仆跌伤之祸，何哉？所任非也。故杖圣者帝，杖贤者王，杖仁者霸，杖义者强，杖谗者灭，杖贼者亡。故怀刚者久而缺，持柔者久而长，躁疾者为厥速，迟重者为常存，尚勇者为悔近，温厚者行宽舒，怀促急者必有所亏，柔懦者制刚强，小慧者不可以御大，小辩者不可以说众。商贾巧为贩卖之利，而屈为贞良；邪臣好为诈伪，自媚饰非，而不能为公方。藏其端巧，逃其事功。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，文公种米，曾子驾羊，相士不熟，信邪失方。察察者有所不见，恢恢者何所不容？朴质者近忠^③，便巧者近亡。君子远荧荧之色，放铮铮之声，绝恬美之味，疏嗑呕之情。天道以大制小，以重颠轻。以小治大，乱度干贞^④。谗夫似贤，美言似信，听之者惑，观之者冥。故苏秦尊于诸侯，商鞅显于西秦，世无贤智之君，孰能别其形？故尧放驩兜，仲尼诛少正卯，甘言之所嘉，靡不为之倾^⑤，惟尧知其实，仲尼见其情。故干圣王者诛，遏贤君者刑，遭凡王者贵，触乱世者荣。郑儋亡齐而归鲁，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。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众邪合心，以倾一君，国危民失^⑥，不亦宜乎！

无为第四

夫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虞舜治天下，弹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民之心，然天下治。周公制作礼乐，郊天地，望山川，师旅不设，刑格法悬，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，越裳之君重译来朝。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^①。秦始皇帝设刑法^②，为车裂之诛，以敛奸邪，筑长城于

戎境，以备胡越；征大吞小，威震天下，将帅横行，以服外国；蒙恬讨乱于外，李斯治法于内；事逾烦，天下逾乱，法逾滋而奸逾炽，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秦非不欲为治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大众、刑罚大极故也^③。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，行中和以统远，民畏其威而从其化，怀其德而归其境，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。民不罚而畏，不赏而劝^④，渐渍于道德、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。夫法令者，所以诛恶，非所以劝善，故曾闵之孝、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？教化之所致也。故尧、舜之民可比屋而封，桀、纣之民可比屋而诛，何者？化使其然也^⑤。故近河之地湿，近山之土燥，以类相及也。高山出云，丘阜生气，四渎东流，百川无西行者，小象大而少从多也^⑥。夫王者之都、南面之君，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^⑦，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。昔者，周襄王不能事后母，出居于郑，而下多叛其亲。秦始皇骄奢靡丽，好作高台榭、广宫室，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，设房闼，备廐库，缙雕琢刻画之好，博玄黄琦玮之色，以乱制度。齐桓公好妇人之色，妻姑姊妹，而国中多淫于骨肉。楚平王奢侈纵恣，不能制下检民以德，增驾百马而行，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^⑧，明不可及，于是楚国逾奢，君臣无别。故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也。王者尚武于朝，则农夫缮甲兵于田^⑨。故君之御下，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，骄淫者则统之以理，未有上仁而下残，上义而下争者也。孔子曰：“移风易俗。”岂家至之哉？先之于身而已矣。

辨惑第五

夫举事者，或为善而不称善，或不善而称善者，何？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。故行或合于世，言或顺于耳^①，斯乃阿上之意，从上之旨，操直而乖方，怀曲而合邪，因其刚柔之势，为作纵横之术，故无忤逆之言，无不合之义者。昔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

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盖损上而归之于下则忤于耳而不合于意，遂逆而不用也。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。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，为益国之义哉？夫君子直道而行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，言不为苟容，虽无功于世，而名足称也；虽言不用于国家，而举措之言可法也。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。夫邪曲之相衔，枉桡之相错^②，正直故不得容其间^③。谄佞之相扶，谗口之相誉，无高而不可上，无深而不可往者，何？以党辈众多而辞语谐合^④。夫众口之毁誉，浮石沉木。群邪所抑，以直为曲。视之不察，以白为黑。夫曲直之异形，白黑之异色，乃天下之易见也，然目谬心惑、不能分明其是非者^⑤，众邪误之矣。至如秦二世之时，赵高驾鹿而从行，王曰：“丞相何为驾鹿？”高曰：“马也。”王曰：“丞相误也，以鹿为马。”高曰：“陛下以臣言不然，愿问群臣。”于是乃问群臣，群臣半言鹿半言马^⑥。当此之时，秦王不能自信其目^⑦，而从邪臣之说。夫马、鹿之异形，众人所知也，然不能分别是非也，况于暗昧之事乎？《易》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义断金。”群党合意，以倾一君，孰不移哉！人有与曾子同姓名者杀人，有人告曾子母曰：“参乃杀人^⑧。”母方织^⑨，如故。有人复来告，如是者三，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。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，言之者众。夫流言之并至，众人之所是非^⑩，虽贤圣不敢自安^⑪，况凡人乎？鲁定公之时，与齐侯会于夹谷，孔子行相事。两君升坛，两相处下，而相揖^⑫，君臣之礼济济备焉。齐人鼓噪而起，欲执鲁公。孔子历阶而上，不尽一等而立，谓齐侯曰：“两君合好，以礼相率，以乐相化。臣闻嘉乐不野合，牺象之荐不下堂。夷狄之民何求为？”命司马请止之。定公曰：“诺。”齐侯逡巡而避席曰：“寡人之过。”退而自责大夫。罢会，齐人使优旃舞于鲁公之幕下，傲戏，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。孔子叹曰：“君辱，臣当死。”使司马行法斩焉，首足异门而出^⑬。于是齐人惧然而恐，君臣易操，不安其故行，乃归鲁四邑之侵地，

终无乘鲁之心。邻□振动，人怀向鲁之意，强国骄君莫不恐惧，邪臣佞人变行易虑，天下之政□□而折中。而定公拘于三家，陷于众口，不能卒用孔子者，内无独见之明，外惑邪臣之党，以弱其国而亡其身，权归于三家，邑土单于强齐。夫用人若彼，失人若此，然定公不觉悟，信季孙之计，背贞臣之策，以获拘弱之名，而丧丘山之功，不亦惑乎！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蔽日月也，非得神灵之化，罢云霓翳，令归山海，然后乃得睹其光明，暴天下之濡湿，照四方之晦冥。今上无明王圣主，下无贞正诸侯，诛锄奸臣贼子之党，解释疑缙纆缪之结，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乱，众邪在位，政道隔于三家^①，仁义闭于公门，故作《丘陵》之歌^②，伤无权力于世，大化绝而不通，道德施而不用，故曰：“无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”夫言道因权而立，德因势而行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，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^③。《诗》云：“有斧有柯。”言何以治之也。

慎微第六

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，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负鼎屈于有莘之野，修达德于草庐之下，躬执农夫之作，意怀帝王之道，身在衡门之里，志图八极之表，故释负鼎之志，为天子之佐，剋夏立商，诛逆征暴，除天下之患，辟残贼之类，然后海内治，百姓宁。曾子孝于父母，昏定晨省，调寒温，适轻重，勉之于糜粥之间，行之于衽席之上，而德美重于后世。此二者，修之于内，著之于外；行之于小，显之于大。颜回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之中，人不堪其忧^①，回也不改其乐。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。夫力学而诵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凡人所能为也，若欲移江、河，动太山，故人力所不能也。如调心在己，背恶向善，不贪于财，不苟于利，分财取寡^②，服事取劳，此天下易知

之道、易行之事也，岂有难哉？若造父之御马，羿之用弩，则所谓难也。君子不以其难为之也^③，故不知以为善也，绝气力，尚德也。夫目不能别黑白，耳不能别清浊，口不能言善恶，则所谓不能也。故设道者易见晓，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。道者，人之所行也；夫大道，履之而行则无不能，故谓之道。孔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。”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”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。犹人不能怀仁行义，分别纤微，忖度天地，乃苦身劳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，弃二亲，捐骨肉，绝五谷，废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背天地之宝，求不死之道，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。若汤、武之君，伊、吕之臣，因天时而行罚，顺阴阳而运动，上瞻天文，下察人心，以寡服众，以弱制强，革车三百，甲卒三千，征敌破众，以报大仇，讨逆乱之君，绝烦浊之原，天下和平，家给人足，匹夫行仁，商贾行信，齐天地，致鬼神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因是之道，寄之天地之间，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！夫播布革，乱毛发，登高山，食木实，视之无忧游之容，听之无仁义之辞，忽忽若狂痴，推之不往，引之不来，当世不蒙其功，后代不见其才，君倾而不扶，国危而不持，寂寞而无邻，寥廓而独寐，可谓避世，非谓怀道者也。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，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。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，采微善，绝纤恶，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，乃天地之通道、圣人之所不失也。故隐之则为道，布之则为文。诗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辞，矫以雅僻，砥砺钝才，雕琢文彩^④，抑定狐疑，通塞理顺，分别然否，而情得以利，而性得以治。绵绵漠漠，以道制之；察之无兆，遁之恢恢，不见其行，不睹其仁；湛然未悟，久之乃殊，论思天地，动应枢机；俯仰进退，与道为俱^⑤，藏之于身，优游待时。故道无废而不兴，器无毁而不治。孔子曰：“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。”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。

卷 下

资质第七

质美者以通为贵，才良者以显为能。何以言之？夫榘、桷、豫章，天下之名木，生于深山之中，产于溪谷之旁；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，仆则为万世之用；浮于山水之流，出于冥冥之野，因江、河之道，而达于京师之下，因于斧斤之功，舒其文彩之好；精捍直理，密致博通；虫蝎不能穿，水湿不能伤；在高柔软，入地坚强；无膏泽而光润生，不剋画而文章成；上为帝王之御物，下则赐公卿，庶贱不得以备器械。闭绝以关梁，及隘于山阪之阻，隔于九疠之堤，仆于嵬崔之山，顿于杳冥之溪；树蒙笼蔓延而无间，石崔嵬嵒岩而不开；广者无舟车之通，狭者无步檐之蹊；商贾所不至，工匠所不窥，知者所不见，见者所不知；功弃而德亡，腐朽而枯伤，转于百仞之壑，惕然而独僵。当斯之时，不知道旁之枯杨，嵬嵬洁屈，委曲不同，然生于大都之广地，近于大匠之名工，则材器制断，规矩度量，坚者补朽，短者续长，大者治樽，小者治觴，饰以丹漆，教以明光，上备太牢，春秋礼庠，褻以文彩，立礼矜庄，冠带正容，对酒行觴，卿士列位，布陈宫堂，望之者目眩，近之者鼻芳。故事闭之则绝，次之则通，抑之则沉，兴之则扬。处地榘梓，贱于枯杨，德美非不相绝也，才力非不相悬也，彼则槁枯而远弃，此则为宗庙之器者，通与不通也。人亦犹此^①。夫穷泽之民，据犁接耜之士^②，或怀不羁之才，身有尧、舜、皋陶之美，纲纪存乎身，万世之术藏于心，然身不用于世者，无绍介通之者也^③。夫公卿之

子弟，贵戚之党友，虽无过人之才，然在尊重之位者，辅助者强，饰之者巧，靡不达也。昔扁鹊居宋，得罪于宋君，出亡之卫，卫人有病将死者，扁鹊至其家，欲为治之。病者之父谓扁鹊曰：“吾子病甚笃，将为迎良医治，非子所能治也。”退而不用，乃使灵巫求福请命，对扁鹊而咒，病者卒死，灵巫不能治也。夫扁鹊，天下之良医，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，知与不知也。故事求远而失近，广藏而狭弃，斯之谓也。昔官之奇为虞公画计，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，而不假之夏阳之道，岂非金石之计哉？然虞公不听者，惑于珍怪之宝也。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、赵高也，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^④，利口之臣害之也。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，恶之为恶；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，怠戏之无益于事也。然而为之者，情欲放溢，而人不能胜其志也。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，近贤以自辅，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，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，则闭塞之讥归于君；闭塞之讥归于君，则忠贤之士弃于野；忠贤之士弃于野，则佞臣之党存于朝；佞臣之党存于朝，则下不忠于君；下不忠于君，则上不明于下；上不明于下，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。

至德第八

夫欲建国强威，辟地服远者，必得之于民^①；欲立功兴誉，垂名流光，显荣华者，必取之于身。故据万乘之国，持百姓之命，苞山泽之饶，主士众之力，而功不在于身，名不显于世者，乃统理之非也。天地之性，万物之类，偃道者众归之，恃刑者民畏之，归之则附其侧，畏之则去其域。故设刑者不厌轻，为德者不厌重，行罚者不患薄，布赏者不患厚，所以亲近而致疏远也。夫形重者则身劳，事众者则心烦；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，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。是以君子之为治也，块然若无事，寂然若无